

大人物丛书

Great Person Collection

公元前356~公元前323

亚历山大



Alexander

〔俄〕瓦利舍夫斯基◎著

苏跃◎编译

他生来就是要征服世界的

短短的一生，
他从一个偏僻的山国走来，
成为一个地跨亚、欧、非三洲的帝国皇帝，
建立起一个空前伟大的帝国。
尽管只是昙花一现，
但他带给人们的震撼和惊讶，
早已超出了当时人的想象。

京华出版社

ALEXANDER

亚历山大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亚历山大 / 苏跃编译. —北京: 京华出版社, 2010.4

(大人物)

ISBN 978-7-80724-865-1

I. ①亚… II. ①苏… III. ①亚历山大大帝 (前 356~前 323) —传记 IV. ① K835.407 =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1149 号

《亚历山大》

编 译 / 苏 跃

责任编辑 / 墨 玉

封面设计 / 金麦田·南 戈

责任印制 / 臧威威

出版发行 / 京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楼 2 层 100011)

(010) 64243832 84241642 (发行部) 64258473 (传真)

(010) 64255036 (邮购、零售)

(010) 64251790 64258472 64255606 (编辑部)

E-mail: jinghuafaxing@sina.com

印 刷 /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

开 本 / 185mm × 245mm 1/16

字 数 / 600 千字

印 张 / 26 印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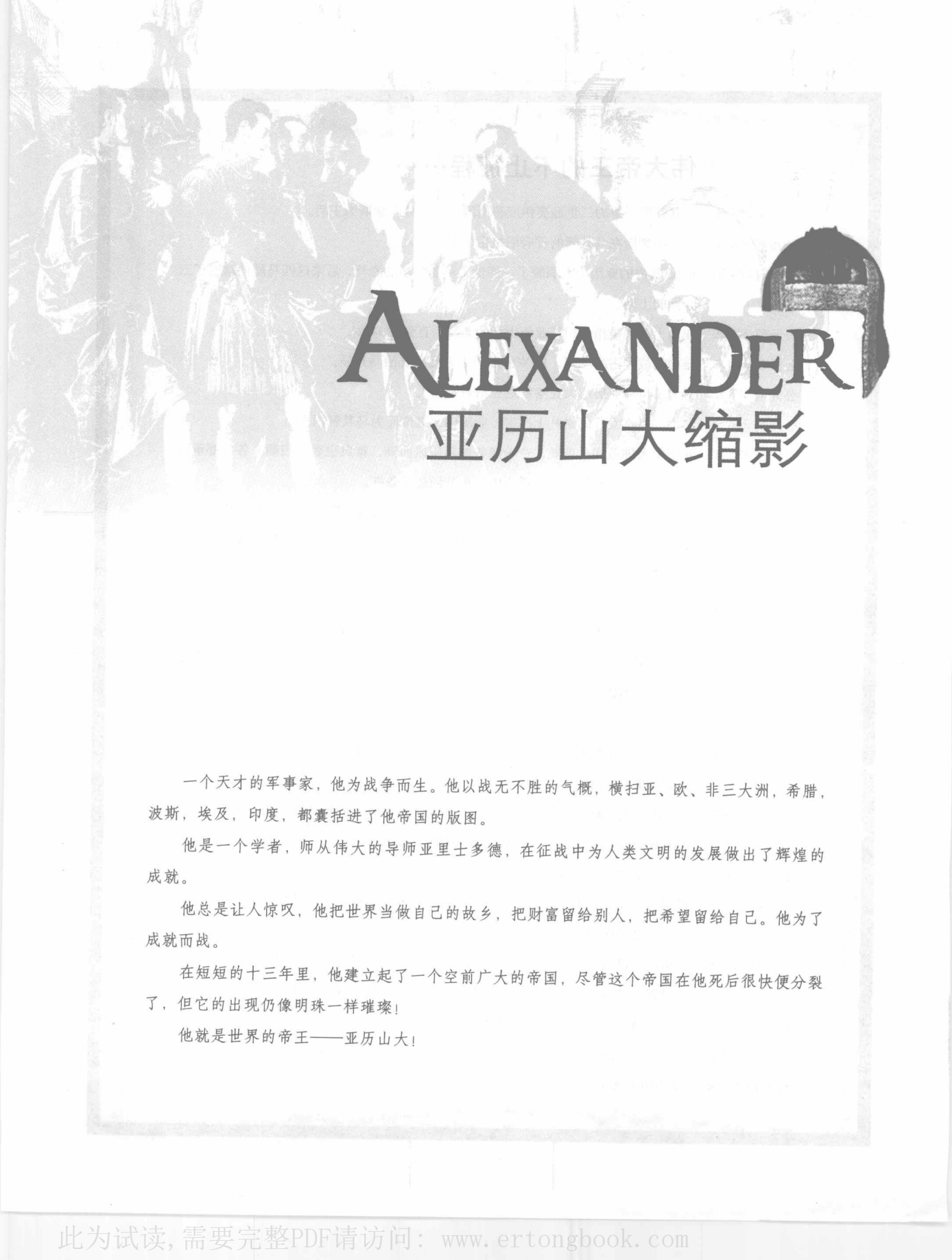
版 次 /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0724-865-1

定 价 / 39.80 元

京华版图书, 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ALEXANDER

亚历山大缩影

一个天才的军事家，他为战争而生。他以战无不胜的气概，横扫亚、欧、非三大洲，希腊，波斯，埃及，印度，都囊括进了他帝国的版图。

他是一个学者，师从伟大的导师亚里士多德，在征战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辉煌的成就。

他总是让人惊叹，他把世界当做自己的故乡，把财富留给别人，把希望留给自己。他为了成就而战。

在短短的十三年里，他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广大的帝国，尽管这个帝国在他死后很快便分裂了，但它的出现仍像明珠一样璀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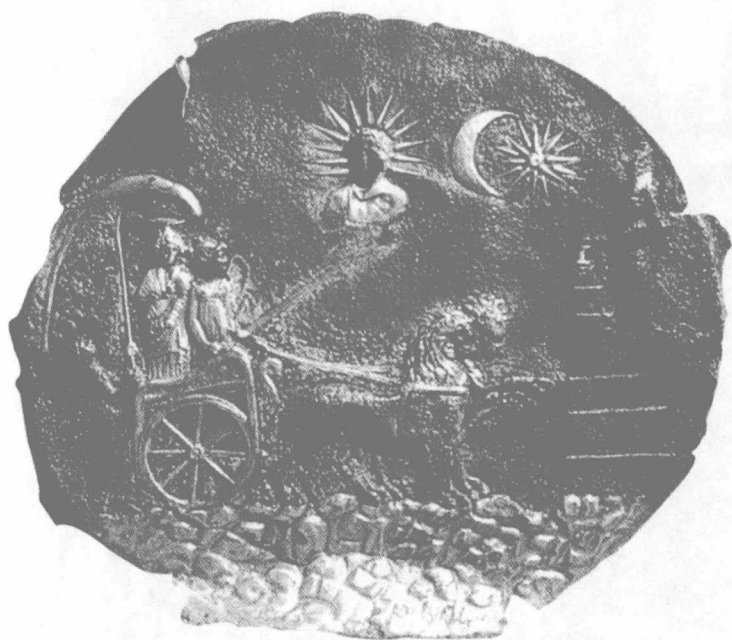
他就是世界的帝王——亚历山大！

伟大帝王的不止征程……

- 公元前 357 年 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迎娶伊庇鲁斯国公主奥林匹娅斯为王后。
- 公元前 356 年 奥林匹娅斯在马其顿的首府培拉生下亚历山大。
- 公元前 344 年 年仅 12 岁的亚历山大驯服了一匹他人不能驯服的烈马，后来这匹马随他踏遍了三大洲的土地。
- 公元前 343 年 亚里士多德被指派担任亚历山大的老师，直到他 18 岁。
- 公元前 340 年 腓力初战拜占庭城邦，16 岁的亚历山大代父统治马其顿。
- 公元前 338 年 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在喀罗尼亚击败希腊人。
- 公元前 336 年 腓力二世在女儿的婚礼上遇害，亚历山大继位而为马其顿国王。
- 公元前 335 年 亚历山大摧毁底比斯城，令希腊各城邦望风而降，雅典也表示归顺。各邦都承认亚历山大为最高统帅，为亚历山大东征创造了条件。
- 公元前 334 年 亚历山大在格兰尼库斯河战役与波斯初次交锋，大败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
- 公元前 333 年 解开戈尔狄翁之结，坚定了他征服亚洲的决心。与波斯展开伊苏斯之战，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败逃。
- 公元前 332 年 亚历山大攻陷推罗，开始向埃及进军。在埃及派人修建亚历山大城，之后穿越茫茫沙漠前往拜祭阿蒙神庙，自称是阿蒙神的儿子，成为埃及法老，将埃及并入亚历山大帝国。
- 公元前 331 年 穿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北部，在高加米拉之战中击败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的最后一次抵抗，占领了巴比伦和苏萨。
- 公元前 330 年 亚历山大大军顺利进抵波斯总督府波斯帕利斯。追击大流士三世的残余部队，大流士三世身亡。
- 公元前 329 年 亚历山大大军翻越兴都库什山，进入中亚。抓住逃亡的帕萨斯，波斯灭亡，亚历山大建立起了一个地跨亚、欧、非三洲的大帝国。
- 公元前 328 年 攻入索格地亚那地区，与巴克特里亚和西徐亚人作战。
- 公元前 327 年 在中亚修建亚历山大城。亚历山大娶巴克特里亚贵族欧克西亚提斯之女罗克塞妮为妻，之后向印度进发。
- 公元前 326 年 亚历山大进入印度，攻城略地，向印度河推进。在海达斯皮斯河之战中，击败印度最强大的波鲁斯王国。亚历山大心爱的战马在这次战役中战死。
- 公元前 325 年 停止了东征，到达印度洋，开始了归途。
- 公元前 324 年 亚历山大大军回到波斯帕利斯。在苏萨与大流士三世的女儿巴尔赛茵结婚。
- 公元前 323 年 亚历山大死于巴比伦。







它原是一块不起眼又贫弱的土地，但就是因为他——亚历山大，全世界都知道了马其顿。他不只用赫赫战绩把世界联系起来，他还把不同的文化精神带到各处。虽然这个帝国存在的时间是短暂的，但它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所带来的影响，意义深远。

东西方的神同时出现在天空，也许是对这位伟大帝王的共同庇佑吧！



ALEXANDER

目录

- 第一章 > 希腊世界的兴衰 /001
- 第二章 > 放归的人质 /017
- 第三章 > 亲人间的战斗 /049
- 第四章 > 少年英雄 /065
- 第五章 > 复国征程 /089
- 第六章 > 腓力二世的婚恋 /105
- 第七章 > 王者降生 /129
- 第八章 > 伟大的导师 /145
- 第九章 > 父与子 /161
- 第十章 > 山的王国 /193
- 第十一章 > 戈尔狄翁之结 /209
- 第十二章 > 伊苏斯的胜利 /225
- 第十三章 > 阿蒙神之子 /257
- 第十四章 > 亚历山大帝国 /289
- 第十五章 > 世界，在我脚下 /321
- 第十六章 > 东征印度 /353
- 第十七章 > 昙花一现的帝国 /393

希腊世界的兴衰



这是一个晴朗的秋日。清晨的霜，傍晚的风，都使人感到阵阵寒冷。然而在白天，湛蓝的天空高爽、明净；阳光清澄、温暖。远处淡赭色的山峰高耸入云；近处林木高大，挺拔，霜叶正红。清脱的峰峦，澄明的潭水，金色的阳光和坠地的红叶……这是一个成熟的季节。

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急驰而来。一色雪白的骏马，一样鲜红的战袍，闪烁的青铜盔甲。士兵们左手举着饰有金色丝带的标枪，右手则紧握缰绳，个个生龙活虎，英气逼人，原来这是马其顿国王的皇家卫队。正值壮年的国王腓力二世也是身着戎装，与卫兵们一起策马扬鞭。所不同的是，他的头盔上饰满了耀眼的金片。在马队之后跟随着几辆装饰华丽的马车，车厢四周镶嵌着黄金和宝石，光彩夺目。马车的后面又跟着一群色彩斑驳的奔马。整个队伍浩浩荡荡但却不是为了出征，而是开向位于城郊的皇家林苑中的驯马场。“嘟”一声鼓角吹响之后，卫队齐刷刷地静立于驯马场四周，众官员和侍卫们纷纷下马，下车，前呼后拥地走向位于较高地势的看台，那里有一排排石砌的弧形台阶，平稳、光滑。只有国王腓力二世依旧安坐马上，纹丝不动。他在想着什么？腓力二世近来心情特别好，在他看来，他的王国如同深山中的卧龙，不久就要腾飞了！他的思绪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自由地驰骋着……二十年前，刚十岁出头的腓力，身为马其顿王国的王子，未来的王位继承人，一夜之间却变成了希腊忒拜王国的人质。耻辱啊！因为自己国家的贫穷落后，不得不向刚在希腊建立起霸权的忒拜俯首称臣。那是在公元前365年发生的事。长着一头金发，双眼充满智慧的少年腓力在底比斯度过了若干岁月。或许是神意，他在忒拜受到了当时最伟大的将军伊巴密浓达的教诲。伊巴密浓达外表粗鲁，性格暴躁，蓄着满脸胡须，但他对小腓力却极有耐心，温和而慈祥，与在战场上相比判若两人。这一大一小结成了莫逆之交，小腓力在患难中得到知己，更得到一位良师益友，这不能不说是神的旨意。伊巴密浓达向腓力传授了新颖的统兵布阵之法，介绍了光辉灿烂的希腊文明。少年腓力心中充满了希望，有朝一日，他要让马其顿无愧于希腊，无愧于世界！

“陛下！”一声呼唤打断了腓力二世的思绪。“国王陛下，从色雷斯挑选的良马已经被带到

驯马场中间了。”

“好！”腓力二世眼睛一亮：“色雷斯是育马之邦，今天的驯马一定很精彩！”同时腓力二世心里又不禁想到：色雷斯沃野千里，比起贫瘠的马其顿北部山区，无异于人间福地，那里还有稀有的潘吉山金矿。我的可怜的人民何时才能在这样的土地啥赖币幻纾活呢？

腓力二世围着一群未经训练的野马绕了一圈，选中了一匹有着光亮毛色、体形健壮的烈马，它的鼻子上长有一块白色的花斑，跟褐色的毛发相比十分耀眼，整个头部看上去有点像牛头。那几个马贩子管它叫“蒲斯飞路”，意思就是“牛头马”。“好一匹‘蒲斯飞路’！”腓力二世心中暗暗喝彩。然后，他疾步走上观台，抽出一把闪亮的宝剑说道：“谁能最先驯服这匹马，我就把这柄宝剑赐给他！”

“我来试试！”

“让我先来！”

数十名皇家侍卫胸有成竹地高喊着，在看台下使劲向国王舞动着手臂。

“你来试试吧，卫队长尼阿丘斯！”

“遵命！”尼阿丘斯听后面带微笑，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轻轻一跃就上了马背。要知道这是国王陛下赐予的莫大荣誉啊，一定要驯服这匹烈马！想到这里，尼阿丘斯双手一抖缰绳，瘦长的身躯紧贴马背，双腿夹紧马肚，“哗！”众人一阵赞叹，“真不愧是皇家卫队长，身手多敏捷啊！好威风啊！”只见烈马一声嘶鸣，四蹄乱跳，头猛地一低，屁股向上一撅，“呼！”尼阿丘斯还来不及收起脸上得意的笑容，就被掀翻在地上。全场一阵哄笑。接着，又一名富有经验的骑手上场，但被摔得更惨。腓力二世下令所有的骑手都去试试，并说只要能欣赏一下这匹马走路的样子就满足了。但是所有的勇士都试过了，无一例外地都在马的狂跳中摔了下来。这匹马是那样的胆小，生人一走近，它就十分惊慌，狂跳不已。腓力二世失去了兴趣，没精打采地说：“把马牵走！”他把宝剑往鞘里一插，对那几个小马贩子喝道：“有眼无珠的东西！这难道是真的色雷斯良种马吗？”马贩子吓得哆哆嗦嗦，直往人群里钻。看到国王恼火了，人们停止了喧哗，热闹的驯马场刹时一片寂静。

“父王！”从人群中跑出一位少年，这是国王12岁的儿子亚历山大。“这是一匹多好的马！得不到它是因为没有人能驾驭它。让我试试吧！”

“你？”腓力二世看着年少的儿子，微笑着摇摇头，心里却有一丝莫名的忧虑。他是为儿子的安全担心吗？不可否认，儿子是未来的国王，可是儿子似乎比一般同龄的少年要成熟得多，他的小脑袋里装满了智慧，并且野心勃勃，甚至近乎目空一切。腓力二世曾不止一次地责怪王后，也就是亚历山大的生母奥林匹娅斯：“你宠坏了这个孩子！”奥林匹娅斯则不服气：“让孩子自由地成长吧，因为他天生就是要做国王的！”每次听到类似的话，腓力二世心里就不痛快，在庆幸自己有了王位继承人，马其顿王国的未来有了新的君主的同时，腓力二世感到了一种潜在的威胁，这种不安全感随着亚历山大大一天天长大而增加。有时候腓力二世居然坐卧不安：儿子长大了，儿子要超过老子了，王子马上要当国王了吗？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呢？腓力二世有时则抱怨神灵过于偏爱亚历山大了。他生了这么一个绝顶聪明的儿子，他真有些无可奈何了。

“父王！”亚历山大抓住腓力二世的衣袖还请求着。“你真能驯服这四匹马吗？难道我的侍

卫们的骑术还不如你吗？”他的话中含着明显的轻蔑。但亚历山大却把它当作是一种鞭策，他毫不在乎地回答：“只要您允许，我一定能驯服它！我愿意以这匹马昂贵的价格一赌输赢！”在场的人都笑了。气氛顿时缓和了许多，腓力二世只好点了点头。亚历山大迅速解下金色披风，身穿紧身的马靴、马裤，在众人善意的哄笑声中奔向“浦斯飞路”。

亚历山大在看台上早就看中了这匹烈马，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现在，真的要一试身手，倒有些手足无措了。“沉住气，要镇定！”他在心中告诫自己，“一定要驯服这匹野马，千万不能让父王和大臣们小瞧了自己！”他回想到这几年跟着骑兵队长尼阿丘斯摸爬滚打，风里雨里，见识过不少难驯的烈马，也降服过几匹顽皮、疯狂的野马。今天的这匹马也不过如此吧？亚历山大轻轻地舒了口气，镇静地靠近骏马。

可是，“浦斯飞路”显然已经饱受惊吓，亚历山大每靠近一步，它的头就抬高一下，紧盯着新的对手，全身的毛孔似乎也张开了，毛发倒竖，显出一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姿态，似乎根本不把眼前这个黄毛小儿放在心里。怎么办？亚历山大在离这匹野马十步远的地方站住了，双方对峙着。周围的观众也屏住呼吸，他们都为这位小王子捏着一把汗。亚历山大弯腰从地上捡起一根套马索，把它迅速缠在左臂上，右手随时准备抛出去，可是“浦斯飞路”早有警觉，它不时地踢腿，吼叫，一刻也不停。这样过了片刻，亚历山大注意到这匹马十分害怕自己的影子，于是就慢慢移动着脚步，把它的头引向太阳，马儿看不见自己黑黢黢的阴影，似乎平静了下来。机会来了，亚历山大一个箭步上前，右手高高抛出绳索，准确地套住了“浦斯飞路”的脖子。“浦斯飞路”上当了，它狂怒不已，突然像箭一样向前方飞驰而去，拖着手持缰绳的小亚历山大，顷刻之间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啊，糟糕！”人们发出了阵阵惊呼，国王和王后也万分着急，担心亚历山大凶多吉少，王后奥林匹娅斯脸色变得煞白，不停地尖叫：“天神，快保佑我的孩子！”

当野马低头狂奔的刹那间，亚历山大已松开了套马索，纵身一跃，跳上马背，策马而去。偌大的驯马场，四周被山石包围着，“浦斯飞路”急得围着跑道狂奔，一次次地竖立、腾跃、踢踏、狂奔，想甩掉背上的小家伙。但是亚历山大紧贴马背，双手抓紧缰绳却并不收紧，听任它在原野上飞驰。终于，烈马的野性发泄完了，它一声长啸，放慢了速度。亚历山大迅速抬起头，舒了口气，摆出合乎规范的优美姿势。众人看清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不禁大声喝起彩来，于是，亚历山大的脸上浮现出得意的神情，他悠闲地骑着骏马回到了父亲面前，优雅地翻身下马。奥林匹娅斯一把搂住小亚历山大，母子的脸色一红一白形成鲜明的对比。亚历山大大口地喘着粗气，头发早被汗水湿透，“浦斯飞路”则安静地靠在一边，也是汗流浹背。腓力二世看着这一切高兴地流下泪来，他俯下身吻着儿子的前额说：“我的儿子，去寻找一个配得上你自己的王国吧。马其顿这个小池盛不下你啊！”一家三口紧紧地拥抱着在一起，热泪盈眶，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图画呀！人们看到国王一家人如此幸福和睦，心中无比快乐，他们在心中祝福此情此景天长地久。不知是谁带头唱起歌来。嘹亮的歌声，插上翅膀，穿过山林，越过海洋，震动了希腊，震动了小亚细亚，震动了世界！

“文明中心”首先是一个希腊词汇。自古代希腊从它最初横跨爱琴海的领地首先向西，继而向东渗透扩张以后，这个词汇便开始在古代希腊流行起来。古代希腊指广义上的地理范围，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克里特岛，小亚细亚半岛西海岸地带也是希腊人居住的地区。这

里海陆交错，山峦起伏重叠，其风光和东方大河流域有所不同。在公元前约1750年以后的250年的时间里，希腊迸发了巨大的能量，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和繁荣的经济。然而这种巨大的能量在产生辉煌的同时，也被过多地滥用于城邦之间。于是，战争、复仇、争霸连绵不断，互相削弱。这一历史时期，希腊各城邦终因混战而被马其顿征服。

十九世纪末叶以前，写希腊历史的人只能上溯到荷马时代。从1900年起，考古学家们先后在希腊的迈锡尼和克里特岛等地发现了希腊早在公元前两千多年前的远古文明。

我们不妨展开想象的翅膀，到克里特岛上的克诺萨斯王宫去游览一番，领略一下这悠久的文明所带来的感受。

克诺萨斯王宫依山而建，富丽堂皇。从宫门远眺，可以看到山野间碧绿的橄榄林和葡萄架。宫门里有一条用石板铺成的甬道。它的尽头则是一片很开阔的庭院，亭台楼阁鳞次栉比，有数不清的门户和阶梯，整个王宫就是一所使人扑朔迷离的宫殿。全宫最富丽的地方是王后的居室，室内铺着平整、润滑的石板，四壁有夺目的壁画。

《荷马史诗》中对克里特文明赞美道：“有个地方叫做克里特，在绿色的海中央，美丽又富裕，四面是海洋，那里居民稠密，有数不清的居民，九十个城市林立在岛上。”

克里特和迈锡尼的古文化，曾在青铜器时代达到高峰。从荷马时代起，希腊人才开始使用铁。铁器的出现，逐渐改变了荷马时代的面貌，加速了希腊社会的文明进程。

希腊的殖民活动大约开始于公元前800年，并被认为结束于约公元前600年。这些殖民活动的原因人们是熟知的。未知世界激起人们的冒险精神，人口增加而引起的土地缺乏，农业的发展取代了畜牧业，工业的发展需要推销产品和寻找市场，生产需要原料，如木材、棉花、小麦、金属之类，而这些在土地贫瘠的希腊半岛上是非常紧缺的。土地所有权集中到土地贵族的手中，在城市中则表现出了激烈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实际上，希腊人首要的经济需求是获得食品，对于一个资源并不丰饶而且人口急速增长的地方来说，解决供给的方法就是进行对外贸易。希腊人可以用自产的橄榄油、葡萄酒等换取北非诸国的谷物。但解决温饱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殖民扩张，扩大希腊世界的疆域。所有这种种原因导致了人们的被迫流放或自愿迁移，去寻求希腊世界以外的财富，在向外传播古希腊文明的同时也不断汲取周边各族的文化。

希腊人向西首先发现亚得里亚海的入口，它形成一个向西北方深入的宽而深的海湾。他们沿此向内深入不远，在东岸的阿波罗尼亚和厄庇丹努（今都拉斯）处停了下来，再向里去，海岸为一长串岛屿所围绕，并被迪纳拉阿尔卑斯山脉所封闭。那里遍地乱石，十分荒芜，没有可耕的腹地。伊里利亚人的部落在那里以海盗为业，令人生畏。在亚得里亚海的纵深处，希腊人在波河河口附近的阿特里亚和斯皮纳两地居住下来，他们在那里购买琥珀，据说这种稀有的东西是通过一些神秘的道路，从波罗的海地区辗转运来的。奇怪的是，亚得里亚海意大利海岸竟被人们弃置不顾，虽然那里拥有隐蔽的港口和肥沃的土地。如同一道屏障的亚平宁山，以及野蛮的土著居民，也许是这种弃置的原因。希腊的各族，如优卑亚人、科林斯人和墨加拉人居住在爱琴海北岸各地，其腹地色雷斯盛产木材，可供造船、建筑，在潘吉山还有丰富的金矿。墨加拉人在普罗谟提斯的博斯普鲁斯沿岸，建立了加尔西顿和拜占庭。而在更远的寒冷、多雾且常有暴风雨袭击的黑海沿岸，爱奥尼亚的希腊人也建立了许多殖民地，米利都人占据了其中最

大最富庶的一部分。在克里米亚，米利都人建立了潘提卡佩城邦，那里十分富庶，盛产葡萄，肥美的俄罗斯草原牛羊成群，丰腴的黑土盛产小麦，在沿岸一带还有取之不尽的渔业资源。

简而言之，在公元前六世纪，希腊人在地中海西部沿岸分散地建立了许多殖民地。此后，希腊人的地理兴趣差不多完全转向了东方，他们在小亚细亚西岸和近海岛屿建立城邦，把爱琴海变成了希腊内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公元前四世纪左右。

古希腊本土的地理环境本不适合于一个王国的发展。希腊半岛地处巴尔干半岛的南端，东临爱琴海，西接爱奥尼亚海，这两个海都是地中海的一部分：半岛东西南三面环海，海岸线曲折。群山把希腊半岛的陆地隔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地区，不少地区彼此闭塞，不像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那样有着平坦的河谷。境内山峦起伏，岩石嶙峋、土壤贫瘠；运输困难，交通不便。冬天气候寒冷，的确不是好地方。但是希腊人正视生活，不屈不挠。你看，岩石裸露的崇山峻岭之间，隐蔽的深山峡谷里，正是劳动和生活的好地方，在这里到处洋溢着生活的欢乐。这里山花烂漫，绿的橄榄林和葡萄园，香浓的牛羊奶，甘醇的美酒和清泉，盛开的紫罗兰，蓝色的牵牛花，芬芳的红玫瑰，清香的黄水仙和百合花……人们在赞美大自然的美景时会这样说：“海洋真希腊，天空真希腊！”

公元前八至前四世纪，古代希腊历史的显著特点是各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最初，希腊的每个山谷中都有自己的政治实体——城邦。城邦的特点之一是它的小国寡民的规模，亚里士多德说，一个城邦有十万公民——自由成年男子的话，就不再是一个城邦了。这些城邦，在理论上而且往往在事实上，都拥有独立处理内政和外交事务的最高权力。古希腊南部发展成为一个城邦众多的区域，每个城邦都拼命想独立，但又都随时准备侵犯其它城邦。

在亚历山大出生的100年以前，那是雅典城邦也是整个希腊最辉煌的时代。世界是美丽的，生活是欢乐的，人们在这个世界中兴高采烈地生活，这是希腊精神的特征，独裁主义和卑躬屈膝是同它风马牛不相及的。精神昂扬、体魄强壮的人民不会轻易地听人摆布，从崇山峻岭上吹过来的强劲的山风从来不适合独裁者的脾胃。没有山丘可以作为叛逆者的藏身之地，没有巍峨的群山召唤人们走上铤而走险的生活道路——只有在那些地方，绝对地顺从于君主权威的奴隶生活的理论才能猖獗泛滥。

其实，希腊人十分清楚生活是何等的痛苦，也非常明白生活是何等的甜蜜。欢乐与悲哀，狂喜与悲伤在希腊文学中同时存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矛盾与排斥。希腊文学黑白分明，黑的漆黑，白的雪白，或者是黑色、红色和金色，色彩鲜艳。

希腊人对于艺术的装饰与点缀并不感兴趣，希腊艺术是智慧的艺术，也是朴实的艺术。希腊的庙宇是理性与精神达到平衡的最精彩的创造。就以帕特农神庙为例，这是雅典在伯里克利时代兴建的祀奉雅典娜女神的神庙，它洁白、朴素的柱廊，均匀的腰线以及对称的廊庑，鲜明突出，没有任何其它装饰。这种绝对简单的建筑结构，独树一帜。它给人留下的不是一种宗教的、凛然不可亵渎的感受，而是一种属于人世的、心悅神怡的和谐的美感。庄严又富于人情——地地道道的希腊式。它没有埃及的金字塔和巨大的神庙带给人的那种神秘、保守、超人的力量，也没有印度建筑的奢华、超自然的不可思议的形式。

希腊人是世界上首先进行娱乐活动的人，体育比赛、舞蹈比赛、技能比赛，种类很多。在

体育竞技比赛中，有四大主要比赛：特尔斐附近的皮西昂运动会，科林斯和地峡运动会，阿戈利斯的尼米亚运动会以及奥林匹亚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希腊人以他们的强劲有力和欢乐明快的格局向大自然挑战。他们在山巅修建庙堂，远眺大海，背靠一线蓝天。他们的心愿是建造比大海、高山和蓝天更宏伟壮丽的建筑物。至于庙宇的体积大小，装饰上的奢华与否，那是无关紧要的，谁也不去过问。再说，由于年代久远，有的已经沦为废墟了，不过这也没有关系。几根白色的大柱仍然矗立在森尼思海角的天空，它们与鸟瞰大海以及雅典的帕特农神庙一样威严。

只可惜，这种辉煌的时代好景不长。

到了亚历山大那个世纪，即公元前四世纪，先是斯巴达，随后是底比斯，都试图统一希腊半岛，但相继以失败告终。某些城邦内部的政治角斗，肆无忌惮的利己主义，经济萧条以及波斯对希腊内政的不断干涉——所有这些使得希腊本土居民对以往的文化、价值产生了怀疑，对自己的社会体制丧失了信心。而北方蓬勃兴起的马其顿是一个王国，它的幸运是连续产生了几位有为的君主，建立了强大的军队，足以使希腊各城邦的民兵相形见绌。俗话说，后来者居上。尽管在希腊各城邦的居民看不起北部山区的马其顿人，说他们是未开化的野蛮人，没有任何文明可言，但是作为希腊人的一个分支，马其顿人注定要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某一时期征服希腊的文明世界。

公元前八至前六世纪，希腊世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形成了以本土为中心的地中海上的希腊世界。经过大约两百年的殖民扩张，希腊人从小亚细亚的本土出发，殖民于东西南北。希腊人的大移民运动，一方面在移民区碰到了激烈的竞争对手，一方面又是东方的内陆帝国对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军事进犯的结果。同样在这一时期，希腊本土阻止了多利安人的入侵，结束了数百年的“黑暗时代”，希腊世界的文明中心又回到希腊本土，兴起了一系列的城邦。这些城邦是聪明绝顶的希腊人的新发明。他们既不像印度人、埃及人沉溺于伟大的宗教观念，也不像亚述人、波斯人致力于庞大的社会组织，也没有像腓尼基人、迦太基人经营大规模的工商业和海外贸易。城邦不采取神权统治和等级制度，不采取君主政体和官吏制度，不设立经商与贸易的大机构。每个城邦还可以产生别的城邦，嫩枝离开了躯干，又长出了新芽。单是米莱一个城邦就产生出三百个小城邦，整个黑海海岸都成了殖民地。别的城邦也一样。从赛利尼（位于埃及以西的非洲地中海岸上）到马赛，沿着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小亚细亚、非洲的各个海峡和海湾，兴旺的城邦在地中海四周星罗棋布。

让我们看看希腊本土上的具有代表性的城邦。在多山的希腊半岛上处于较好的海上交通优势的，主要指中部科林斯海峡上的几个典型的工商业城邦，如科林斯、麦加拉、西息温等。它们的领土很小。科林斯城邦两面临海，地势险要，是连接希腊南北的交通要道，但它的领土面积还不到800平方公里（纵横不到六十华里）。从萨洛尼克湾出爱琴海或从科林斯湾西去，沿希腊本土西海岸北航到克基拉以北，越过奥特朗托海峡到达意大利半岛南端的靴跟（意大利半岛很像只马靴），公海的航程不过七八十公里。这样优越的海上交通条件以及它在希腊本土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是希腊城邦的典型代表之一，成为古往今来兵家的必争之地。所以说，科林斯城邦的自身优势在为自己带来财富和荣誉的同时也带来了战争和灾难。

许多年以后，当亚历山大大帝亲眼目睹了科林斯的雄姿，心中也是感慨万分。站在科林斯

城，登高远眺，海风扑面，心旷神怡。商船密布，白帆点点，海鸟盘旋，浪花阵阵撞击着海边的礁石，城中商贾云集，熙来攘往，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语言，声音嘈杂，多姿多彩，真是一幅生动的画面。市场上最紧俏的商品是科林斯陶瓶，它色彩明亮，花纹精美、细腻，具有朴素的自然美。这种精美的科林斯陶瓶成为希腊上流社会的宠儿。

也是多利安人国家的斯巴达所走的是截然不同的另一条道路。它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拉哥尼亚平原，远离海岸，没有良港。但它的土地肥美，是希腊为数不多的以农业为主的内陆城邦。在希腊历史上，斯巴达并不代表古代奴隶社会发展的特色，但是它作为一个守旧的力量，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斯巴达的手工业和商业不发达。它名为城邦，实际上却不是一个城市，没有城墙，没有街道，更没有高大的神庙和剧场等文化建筑设施。斯巴达的全权公民最多的时候不过一万人，到公元前五世纪就不到六千人，斯巴达公民不从事具体的生产劳动，崇武和训练才是他们的主要生活内容。斯巴达人建立了严峻的秩序——这是历史上罕见的现象。它的公民的那种不怕个人牺牲的高度集体主义精神，它的蔑视财富，放弃艺术与文化，它的平等主义的会餐制度等等，博得了许多古希腊思想家的赞美。柏拉图的理想王国所描述的理想的政治和社会就以斯巴达为其原型。斯巴达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座军营。一切艺术文化会松弛这种恒久的警惕与严峻的军营生活，于是，斯巴达人从此就不需要文化艺术了。同样，商品经济也会瓦解这种秩序，所以斯巴达人视黄金为粪土，禁绝贵金属在国内流通，交换媒介只准用笨重的铁块，数目稍微大一点，据说就要用车来装。在斯巴达买不到外来的商品。“商人不把货船停泊在拉歌尼亚的港口，……金银匠、刻工、珠宝匠也不会插足在没有钱的国土。”斯巴达人把商业和手工业委之于一种被称为“庇里职权西”的贱民去做，土地则主要由城邦的农业奴隶即黑劳士耕种，斯巴达诗人特尔太厄斯这样描写黑劳士：像驴子似的背着无可忍受的负担，他们受着暴力的压迫：从勤苦耕作中得来的果实，一半要送进主人的房屋。

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之下，斯巴达也曾出现过强盛和和平富裕的生活，以致在太阳神阿波罗神殿的所在地，即特尔斐神庙的一次神谕中，把斯巴达的贵妇风姿和阿尔哥斯的勇武战士同列入希腊世界第一流事物之中。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诗歌，是诗人提尔泰奥斯写的：“前进，多男子汉的斯巴达城青年，你们祖祖辈辈都是自由公民，快用左手紧握盾牌推向前，以无畏的精神把长矛投掷出去。你们决不要吝惜自己的生活，因为这不是斯巴达祖传的风范。……男子汉看见赞美，也看见怜爱，生前美，战死也美。”

但是，斯巴达的这种“繁荣”，并不是依靠自身的经济发展，而是建立在剥削被压迫被征服的人民的基礎上的。为了镇压奴隶叛乱和起义，斯巴达人建立了独特的军事制度，培养一种集体主义的，不怕个人牺牲的，以军事荣誉重于生命的精神，斯巴达军队成为希腊世界最令人生畏的军队。起初，他们试图凭借武力去征服更多的希腊领土，以使更多的希腊人沦为奴隶。到了公元前六世纪，它已经成为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最强大的国家，并在伯罗奔尼撒同盟中居领导地位。它的步兵方阵享有常胜无敌的威名，不仅称霸南希腊，而且对全希腊都举足轻重。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前431—前404年），凭借军事威力建立起来的斯巴达城邦受到了来自雅典和东方波斯帝国的花花世界的诱惑，面临着新的威胁和考验。